

六指女孩

□钟锐

一、二、三、四、五、六！
 从小，她就她知道她与别人的不同。她的右手有六根手指。多出来的那根手指长在大拇指旁边，歪歪地斜生着，说不出来的难看。这，也成了她那时一切不幸和伤心的源头！

和大家一起去放风筝。天，蓝蓝的；草，青青的；心儿，像风筝一样飞得高高的。啊，六根手指！她有六根手指！一个男孩突然指着她的大手大叫。

她眼前顿时一片模糊，都没看清这个男孩的模样，便扔下线轮，像惊恐的小鹿一样逃走了。

和大家一起去吃席。梅菜扣肉、糖醋鱼、青椒肉丝、肉沫胡萝卜丝。好多她喜欢吃的菜啊！开始，她用左手拿筷子。但吃着吃着，筷子不小心掉了；当她弯腰捡起来，筷子就在右手上。哈哈，她有六根手指！同桌有人叫道。咣啷！碗掉到地上，她流着泪逃回了家。

乖女儿，六根手指有什么关系！爹总宽慰她，你这一根多出来的手指，是老天爷额外送给你的礼物！

刚开始，爹的话破解她心里的不开心；但渐渐地，这些话反而增加了她的伤心和委屈。那为什么老天爷不把这个礼物送给别人，单单只送给我一个人？！我情愿不要这个礼物！我恨不得一刀剁了它！终于，她仰起脸，眼里噙着泪说道。

乖女儿，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做傻事。爹把她搂在怀里，伸手抹她眼里的泪，却不想这泪越抹越多，最后他眼里也淌满了泪。

多一根手指怕什么？！又不痛不痒的。娘的声音像利箭一样射了过来，臭丫头，你还不快些过来帮我洗碗。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这碗我洗，我洗碗。爹急急地洗碗去了。

这些画面、声音好清晰啊！似乎刚刚发生。但女孩知道，所有这些快乐的、不快乐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早已消逝在了风里、水里，仅留下一些痕迹让她想起。

爹，我好想你！你现在在天上做什么？你是不是也在想我？她仰头看着天，灰蒙蒙的天透着一丝光亮，似乎有目光从里面透下来。

好啦，别歇啦！快来练功！一个女人的声音叫她。是师傅。

现在，她已经是这个杂技班的学徒了！练顶功、压腿、翻跟头、跳舞。每天的训练千篇一律。叭叭叭。汗水砸在地上，一颗颗摔成八瓣。身上哪里都疼，青一块、紫一块的，没一块是好的。

她只有咬牙硬撑。

现在你爹不在了，没人再惯着你啦！还好费班主肯收你，你收拾一下，赶快跟她走！学不好，就不要回来。娘的这些话语住在这时回响起来。

虽然，已经过去了好久好久，但这些话还像钢针一样刺人，刺得她心里好疼好疼！

哼，我不会让你看轻的。

哼，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道。

不想回去就得不怕吃苦，就得下更大的力，流更多的汗。

汗水，叭叭地往下落。身上的伤，好了又添新伤。时光啊，一天天地飞逝。

她，终于练成了。

第一次出场，她骑着独轮抛碗的表演便惊艳了人们的眼光，赢得了如潮水般的喝彩。

一场、两场、三场。演到一百场的时候，她的头抬得高高的，脖子伸得长长的，高贵得像一只美丽的天鹅。

你没什么可骄傲的！你的所有这些，都是我教你的。你想让人真正看得起，你就得练出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技艺。师傅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的所有骄傲和得意。

一连五天，她躲在房里不出来。

当她走出来，脸上已多了几分坚毅和决心。

师傅，您说的对。她拿着六把小刀走到师傅面前，所以，我要练飞刀。练六把飞刀。

六把飞刀只有她一个人能练，因为一把飞刀要挂在一根手指上。她右手的六根手指，正好可以挂六把飞刀。

要练成绝技真不容易啊！好多次，她的手被飞刀割伤了。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她的脑海里总响起娘的话。

哼，就算我学好了，我也不会回去的。

她不停地对自己说道，又不停地练了起来。

练了整整三年，她的飞刀绝技终于练成了。

这六把银光闪闪的飞刀就好像长在她的手上一样，可以一起飞出去，也可以一把把地飞

出去，想射中什么就射中什么。有一次，六把飞刀一起射出去，甚至整整齐齐地将六只苍蝇钉在了木板上。

真是太了不起了，这飞刀绝技简直比武侠小说中的那些高手还要厉害！

还是六把飞刀呢！她简直就是位女侠！

她的飞刀绝技简直比小李飞刀还要厉害！

一时间，赞美的声音铺天盖地。很快，她不仅在国内外有了大批的粉丝，在国外也同样有很多的粉丝。国外的很多节目也经常邀请她去表演。她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待在国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还好，她还是以前的她。没人的时候，她的脑海里仍然时常浮现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和画面。

那天凌晨，师傅突然打来电话：你娘病了，你快回去看看她吧！

我打些钱给她就行。她从小就不愿看见我。她在电话那头咬着嘴唇说，我回去，她的病可能还会加重。

师傅沉默了。过了半晌，她叹了口气，幽幽地说道：你怎么还在怨恨你娘？！有事我本来不想对你说，但现在却不得不对你说了。当年，我之所以会收你为徒，其实是你娘悄悄地跑来找到我的。她把攒下的钱全塞到我手里，一共有两百多，都是十块、五块、一块的。还有许多钢镚儿。见我不收，她就跪下来磕头，咚咚咚，把头都磕得破了。还一边说，我如果不收你，你一辈子就完啦。她还要我瞒着你，这件事永远也不要对你说。

听着听着，泪水像长串的蚂蚁一样，悄无声息地从她的眼眶里爬了出来。

娘啊！她声音沙哑地叫了一声，便双手捂着脸，跪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白露

陈海金

是否所有的情节都不及一场悄悄的离别
 一如所有的花开不及一次无声的凋零
 一片片枫叶划伤的时光
 渗出一个落寞的黄昏
 竹林深处的少年
 横吹一管岁月
 十二个笛孔
 漏出流年的风声
 蒹葭苍苍，一遍遍地摇曳
 摇不出一声熟悉的雁鸣
 秋水长天，流云孤鹜
 落在莲蓬上的水鸟
 像迟来的宾客
 夏宴散去，众荷的喧哗散去
 看饱满的莲子陷入甜梦
 不愿在暮色里洒落的寒蝉
 借月光濯洗啜哑的嗓音
 经年，白露
 是一张季节仰起的脸
 任泪水打湿一贯的高傲
 一低下头
 就成了一滴露水
 纯洁得，只容得下一场初恋

老铁匠

□何军雄

—外二首

三分注定，七分打磨
 一把铁器的造诣在空中翻滚
 犹如时光隐喻，暗自琢磨
 每一块铁，都是上等的好料
 就看火候掌握的是不是到位

从火炉里，抽出的每一块铁
 都是给生活加了一道砝码
 一锤下去，火红的铁色颤栗
 这个打了一辈子铁的老人
 给自己没打出一把好铁器

一个老铁匠，触摸每一块铁
 从炉火中孕育每一把利刃
 犁耙，斧头，铁锹，镰刀
 如同自己的孩子，百般抚摸
 粗糙的手，与铁成一种色调

石磨

千锤百炼，凿出一幅磨盘
 铺就着生活的五彩斑斓
 一粒粒粮食，从石磨溢出
 流淌成一种幸福的恩典
 镌刻记忆，以及故乡情怀

岁月变迁，石磨如同故土
 远离乡村盛大的舞台
 退却一角，布满蜘蛛网
 石磨就像故乡的胎记一般
 将儿时的童真，拉回纵深

远去的石磨，喂养过心脏
 静候于时光的一处境地
 记忆的碎片，重新被拾让
 一幅石磨回归生活
 从远古，将青春年华谱写

古堡

史记一般，蕴含无限情怀
 乡村的一部大典，镌刻人文
 夕阳下，和老屋一样古朴
 犹如乡村的一条血脉和骨髓
 这尘世记载时光的史册

历史的缩影。在乡村铺就
 如同一座丰碑伫立在山野
 守望故土，以一个强者自居
 和田间的麦苗成一种姿势
 古堡，时光里不朽的脊梁

沧桑的容颜上，写满了诗赋
 用土块堆砌成历史的高度
 一种光环荣耀，是旷世杰作
 古堡，见证着乡村的变迁
 富美和谐，将辉煌依次展现



鹿苗青摄

浅唱清秋

(组诗)

□周铁钧

初秋
 酷热临行之前
 把季节折叠成一册风
 扉页能看到被刮皱的河流
 需要一场冷静才能恢复滑润
 花朵用生命换来希望
 开始在果实里轮回基因
 泛黄的草尖已无力抵御成熟
 一粒掉入沙地的稗籽
 刮到山谷对面又被一只麻雀衔回

折断的田垄被亮晶晶的雨接续
 跳跃在光里的汗珠和影子
 每凝眸一次就染上一缕轻霜
 溃退的蛙鼓没说再见
 就驮着月亮一起跳进古井
 放纵的波纹荡出环环骨脉
 为成熟的岁月画出一个圆润句号

秋叶
 秋叶在回归泥土以前
 曾碧翠了整个夏季
 永远保持独特的脉络
 经过汲取、吐纳的轮回
 在花开的声音里铺排根性

秋叶的今天是森林的昨天
 在芽孢里酝酿明天
 任脚下野草和稗穗生长
 依然如晃动的鼠标
 加载季节的每个程序

成熟漫过精心生长的繁茂
 用花朵与果实诠释
 一生无悔的光合履历

秋水
 一弯芦苇而歌的波纹
 蜿蜒在秋光之上
 问迹天涯的旖旎浩淼

白露开始涨潮
 任凭河风占尽汹涌
 登陆的水生爬藤找不到归途
 伏在泛黄的苻草丛中
 像秋天鼓爆的脉管

鱼群多想跟鸟儿借一双翅膀
 把水巷里的鲜活故事
 讲给光影四射的天堂云堡
 但银亮的景致里
 只有一队排成人字的雁阵
 倒映在河面振羽南翔

秋风
 蓝蝴蝶围篱笆萦绕
 野菊弥散清香的诱惑
 引来蜜蜂采摘童话
 高粱摇起绯红的彩笔
 描绘晒出古铜色的秋光

枝桠间的笑靥
 躲在阳光的背面
 磨擦叶片间的温暖
 稀疏的荫凉里
 晃动着嘶哑的蝉声

土地在凌晨掀起幔帐
 露出霜的底色
 断断续续的洁白
 开始酝酿新的斑斓

秋湖
 爬墙虎气喘吁吁地追赶暑热
 曳动筋脉抖落蝉嘶
 惊醒彩蝶的花粉时代
 与征雁的飞鸟一同蛸化
 蛰鼠忙着寻觅田野逃逸的故事
 吞进喋囊囤积在根系深处

红枫、黄菊、白芦的影子高潮
 淹没了鸣虫求生的祈祷
 色彩滑向独守清静湖水

荡漾起晚秋倒影
 期待一场如期而至的清霜

晚秋
 青花瓷般的天空掠过征雁
 它们把故乡驮在背上
 把秋天越飞越短

石榴和艳阳彼此点亮欲望
 叶子不再为季节代言
 九月菊弹出稠密的丝瓣
 颤微微地与缤纷一起退潮

雨丝梳理最后的热量
 为记忆覆盖湿漉漉的保鲜膜
 许多细碎的云拥住呼吸
 等待一场清葬飞白
 驾驭漫天霜花装点人间

秋河
 登程途中开闸了陌生气势
 将身后的水影留给滚烫的时光
 难以封缄的沸腾心血
 在古老的时空岸边谱写乡愁

万盏浪波搭建斑斓的梦境
 等待吃语奔流捎来口信
 碎涡似衍生无数婴儿啼哭
 一枚落叶旋转漂下
 短暂的眩晕顺着时间流速
 与夜露中的糖分
 凝成悬而未决的月亮

水流纤尘不染
 与砥石相互坚守
 河滩上一群野鸭飞起
 翅膀的痕迹栽成朵朵白云
 云总比河漂得远
 秋水的路才沿着云的走向铺展

烟雨青苔

□任随平

苔是青苔，雨是烟雨。一袭烟雨，几处青苔，明灭在青瓦墙垣间，驻足，让人心生出几分明丽的欣喜与诗情。

秋日细雨，多是飘飘渺渺，如缕如烟。

雨大多从晨间飘起，出得门来，兀自而立，远处的山峦间烟岚迷蒙，腾挪翻滚，从山巅到山脚，弥漫漫漫，浓郁时抱成一团，徐风起时又袅袅娜娜地散淡开来，但就是不肯化去，丝丝缕缕间挂牵着，撕扯着。不几时，便化成如烟似雾般的雨丝，斜斜着从远山弥漫下来，缓慢中随了徐风漫过河岸，漫过桥栏，漫过村头巷尾，将一张雨帘铺展在青瓦高树的村庄深处。

这雨，一下便是几日，像一帘薄纱披在村野四合。

墙院上的瓜藤，牛羊的圈舍，房前屋后直立着的即将干枯的草茎，一切物事都浸润在细雨的洗礼里，寂寂然，悠悠然，潮润着，迷离着。人们虽则少缺了平日的繁忙，却也在零零散散地忙乱着，牛羊唤草了，穿过庭院随手提起背篓添加一槽草料，后院的鸡群咕咕叫了，随手撒给几把谷物，总之，雨是不停地落着，人也在不停地走动，但这其间，没有人特意戴上草帽，抑或穿上雨衣，毕竟秋雨迷蒙，却不像夏日里雨势滂沱。于是，断断续续三两日，田间地埂，房前屋后，整个儿地浸润在一片潮潮润润的雨意里。

闲暇时，便有耐不住寂寞的人儿三五合围坐在门前的槐树下，聊天抑或做手工活。猛然间，不知谁喊出了声，青苔，墙台上的青苔，惹得三五人凑上前去定睛看着。青苔，确是青苔，这绒绒的绿苔悄无声息地蔓延着，清新，明丽，绿意浓郁，绒毛间落着雨滴明亮的颗粒，晶莹剔透，圆润润润，似乎绒毛间被谁无意间拧亮了的电珠，耀人眼，惹人喜。若是有顽皮的孩童，背了大人猛然间抠出指甲片样的一片来，放在手心里端详着，品玩着，似乎这青苔就是村庄养育的金币，被墙院暗藏着，不被人们看见。于是乎，半天的时间里，孩子们手中全都在玩着，喜乐着。

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也是对此物心存感念。及至秋日雨过天晴，墙角处的青苔枯了，我们便会轻轻地掐了绒绒的苔丝，拿了纸页，撕成细长条，将这苔丝当作烟丝一般卷起来，躲在墙角恣意地抽，所谓的自制卷烟。其实，抽不了几口，便被呛得泪眼迷蒙，只是，这迷蒙的泪眼中多了一份童真和自由，肆意和无忌。

若是雨落得久了，即便是趴在窗台边，透过木格窗棂望向对屋的瓦楞，也能看到青灰的瓦楞间生着厚厚一层青苔，绿意浓浓地鲜亮着，一格一格，像母亲精心杯起的菜畦，绿绿然，静静然。雨水缓慢中穿过成片的青苔，悠悠地流着，从瓦片间滴落下来。这时候，屋脊上总少不了几只麻雀，它们总是贪恋人家的屋顶，尤其是在炊烟袅娜的午间时分，叽叽喳喳地跳跃着，聒噪着，突然间，就有鸟雀将这苔丝啄起来，左冲右突地甩几下头，将苔丝甩散开来，却并不啄食，事实上，这苔丝又怎能是它们的美食呢？于是，木格窗棂间的人笑了，笑了，也不惊动鸟雀们，毕竟，这样的情景你我是见不得几眼的。

烟雨青苔，青苔烟雨，迷迷蒙蒙的秋雨里，村庄就是一幅画，这画幅里，有你童年的笔迹，亦有我暗夜灯火明灭里的牵念和遐思。

秋意渐深，青苔渐浓，浓浓郁郁里，让我们赋就一首烟雨青苔的小诗。